

# 殘花

— 一个妻妾成群的男人  
— 群奋起复仇的女人  
— 一次由富变穷的教训  
— 一部荒诞不经的传奇

壶拯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# 残 花

壶 拯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(辽)新登字 3 号

借出日期 借阅者 借书证号 还书日期

残 花

CAN HUA

壶拯 著

责任编辑：洪 钧  
责任校对：春 勤  
封面设计：朱 一

出版者：春风文艺出版社  
编：110001  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 
电话：3864927  
印刷者：沈阳新华印刷厂  
地址：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中路 30 号

发行者：春风文艺出版社  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

字 数：520,000 千字  
本：850×1168 1/32  
张：20 1/4  
印数：1—5,000  
版次：1995 年 8 月第 1 版  
印次：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13-1497-5/I · 1328  
定价：19.80 元

## 前 言

推崇“三寸金莲”奖的大师号召文人削足适履，支配他人遗产的权威盛赞“皇帝的新装”，分不清阴阳的狂人发出“朦胧”的叫喊，怀恋烛火的雅士在激光下歪着嘴骂街……有人诅咒树上的葡萄是酸的，却又抱怨孔方兄疏远他们；有人身披“超脱”的丐服敲木鱼，劝慰别人也当苦行僧；有人嘀咕，有人怒吼，指斥“草民”肉眼凡胎……为治疗腐儒的多发病，特炮制了一付“表里双解剂”——“之乎者也侃大山”，期望他们在煎服此药后能清醒，从此走出孤家寡人的“象牙之塔”或自欺欺人的怪圈儿，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而鞠躬尽瘁。



# 目 录

- 1 百万富翁达福浩离开小姘沈瑶瑶的“金屋”不久，即遭到两个歹徒的劫持；他侥幸脱险，回到家中，妻子李梦华告诉他：二提裤又调戏女人了。
- 2 达福浩的内兄二提裤与亡命女靳兰进行了一场奇特的恋爱；恋爱失败后，二提裤继续接受单相思的煎熬。
- 3 达福浩用金钱织网，捕获了贞节女宋淑娟。不过，偷情的日子越长，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深……
- 4 达福浩进攻新的目标：美女小青。他的老搭档三脚猫去见烟花女，为他拉皮条。
- 5 父母播种儿女，收获畜生。狗不理离开劳改队，进了达福浩的饲养场，继续接受改造。
- 6 官媳妇在大街上制造丑闻。达福浩接纳她为公司职工，打算发挥她的“特长”，为公司“创收”。
- 7 “作家”石珂装疯卖傻。李梦华从他的小说手稿中发现了他装疯的秘密。二人结成了针对达福浩的联盟。
- 8 达福浩调戏保姆小青，挨一顿嘴巴。烟花女自荐，担任保姆“帮办”。决心让女儿变成达福浩的小姘。
- 9 风雨之夜，达福浩在烟花女的协助下奸污了小青。小青含羞忍辱，等待时机向达福浩复仇。
- 10 色迷二提裤雨天巧遇美女沈瑶瑶，慷慨解囊。沈瑶瑶又巧遇达福浩，在达福浩身边埋下一颗“定时炸弹”。
- 11 新欢暖，旧娇寒。沈瑶瑶忍受不了“秘密情人”的枯

- 燥生活，谎称怀孕，找达福浩算帐。
- 12 达福浩害怕金屋藏娇的丑事曝光，和瑶瑶达成协议，瑶瑶装疯嫁给二提裤，欺骗李梦华……
  - 13 李梦华弄清小青是丈夫的姘头后，连夜去找石珂。她弄不清沈瑶瑶是不是疯子……石珂从此跟踪调查达福浩，秘密取证。
  - 14 达福浩开妓院。秘书“助理”担任“茶馆”馆长。区长李良宿娼，帮助达福浩侵吞国家财产……
  - 15 达福浩为情妇昼夜奔波，最后拿官媳妇“打补丁”。他万万没想到，他的卑鄙行为被石珂发现了……
  - 16 达福浩要扩大姘头队伍，目标对准“人间第一姘”杨桂花。
  - 17 杨桂花的表姐孙力识破了达福浩的奸心，联合歹徒和无赖，讹诈达福浩……
  - 18 达福浩巧妙地将消息通知保镖。讹诈者分赃时残杀，保镖为达福浩夺回了绑架者讹诈的巨款。
  - 19 沦落女靳兰成了达福浩的情妇后，在省城为达福浩打天下……
  - 20 一个对义女爱得发疯的义父，对义女靳兰展开了疯狂地追踪。达福浩略施手腕，将“魔鬼”送进地狱。
  - 21 杨桂花当上公司出纳员不久，便引发了差款风波。达福浩让保镖惩治小地痞。
  - 22 李梦华对丈夫要捕获杨桂花的险恶用心忧心忡忡……石珂告诉她，团结沈瑶瑶，壮大反达阵线……
  - 23 孙力怀着野心投靠达福浩，成了富翁的情妇。达福浩要“洗涤”杨桂花的灵魂，孙力为他出谋划策……

- 24 一个吃过达福浩苦头的商贩向职能部门告状，揭发达福浩的违法行为。达福浩让孙力演一出美人计，逃脱了惩罚。
- 25 石砢利用无赖的迷信心理，弄清了敲诈案的始末；达福浩勾结利用孙力，为捕获杨桂花创造条件。
- 26 李梦华智收沈瑶瑶，从此，李梦华领导达福浩的两个小姘，在石砢的指挥下，为推翻达福浩的统治展开了地下活动……
- 27 烟花女决心要当富翁的丈母娘，迫切希望女儿小青怀孕，以便抢夺李梦华的地盘。然而，小青已站在李梦华一方了。
- 28 孙力在矛盾重重的心境下与达福浩、杨桂花外出“做生意”，达福浩伺机捕获“人间第一姣”。
- 29 小无赖中毒身亡，阎王和玉帝为他扯皮；保姆“帮办”和秘书“助理”阉割了二提裤，为达福浩解除了打进省城的后顾之忧。
- 30 孙力也一心怀孕，好与李梦华争家产；达福浩发现孙力暗中拆台，决定欺骗孙力，麻痹大家……
- 31 捕捉达福浩的天罗地网已经撒开；达福浩却要继续作恶……
- 32 达福浩略施小计欺骗了孙力，在荒山野岭中奸污了“人间第一姣”；杨桂花两次自杀未遂……
- 33 孙力写了“遗书”，准备讹诈达福浩十万元，但事情出了意外……
- 34 达福浩把杨桂花骗回家中；他临来抱佛脚，打算和李梦华“沟通感情”……

- 35 李梦华取得有关部门的支持，孤立达福浩；达福浩的几个亲密情妇向反达阵线投降；李梦华向丈夫下夺权的最后通牒。
- 36 达福浩将全部财产转让给李梦华。在桂花娘的坚持下，变成穷光蛋的达福浩与李梦华离婚，娶了杨桂花。然而，诗妖的一首朦胧诗又引起新的风波……
- 37 达福浩的“姘头队伍”东流西散；他不甘心失败，设计了报复的圈套，但对方识破了他的阴谋，他反倒落入了对方设的陷阱……
- 38 达福浩逃到“根据地”饲养场，筹划复辟之策。回到省城后，同四个女人打了一架……
- 39 达福浩为了逃避娇妻杨桂花的惩罚，去找第一个恋人“重温旧梦”。
- 40 达福浩跟头把势地向桂花赔罪，桂花原谅了他……
- 41 孙力曾将第一个恋人石碣抛弃，听到石碣要同百万富豪李梦华结婚的消息，赶紧去找石碣赎罪。
- 42 烟花女受到女儿小青的冷遇，儿媳又虐待她，含恨上吊，幽魂飘向地府。
- 43 石碣和李梦华结婚后，投入新的拼搏；达福浩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，企图搞垮掀倒他的人……
- 44 达福浩东钻西窜，想往石碣身上“摸鼻涕”的办法，重建姘头队伍……
- 45 达福浩的老情人为公司投资，建立条件有限公司，并要砍掉分公司和饲养场……
- 46 达福浩被众人“特赦”，在亿万富豪的支持下，同他的姘头们组成联合公司，踏入新的征程……



# 1 外宅得宠金屋红颜暖

## 内室失欢陋舍糟糠寒

对于伤害行为冷默的人，一定在寻找回击的机会。

男人能使女人变得憔悴，女人能使男人变得愚蠢，他们又都能使对方变得疯狂。

没有狂波的婚姻，不是避风的死水，就是泥泞的沼泽。

上帝打喷嚏，喷出一段百万富翁与其丑妻、美妾的故事，为我们山珍海味或粗茶淡饭的餐桌上，添一点苦辣酸甜的佐料。有一首词，就是土秀才为了记录此事而作的：

自古美人多少泪，洒遍四海九州。月缺花残乱风流；陋室藏忧怨，广厦隐哀愁。财帛难解红颜恨，锦衾岂能遮羞？一朝悟得玄机透，斩断相思情，掀起阴阳斗。

达福浩醒来时，觉得浑身骨软筋酥，生命这块蛋糕又被时间杀手切了一刀。窗帘已经发白，从窗帘与墙角的缝隙间泻进一线微光。他打开床头的色灯，轻轻地爬起来，以防惊动身旁的小姘沈瑶瑶。她还在沉睡，呼吸平缓而匀称，面带微笑，样子很甜。她是梦见得到了一大把钞票，还是梦见自己正与一个年轻英俊的情人幽会？这个神秘的美人，她的谜越来越多了：说是初中毕业，但她却能为古汉语书籍加注释，并且写出“快乐可以依靠想象，理想是清醒的梦境”之类的词句，不由不令他咂舌。她是个隐姓埋名的扫眉才子？什么叫“窥视那霸道的剥削，灵魂中渗入了传统的肮脏”？他记得，元朝有个叫铁崖先生的文妖，就写这类异想天开的句子；美国有一帮家伙，也写“肥胖的钟声”和“大胆的臭气”这一类歪诗，这个让他希罕得要命的“乖乖乖”是哪路货色？

她向他隐瞒了学历。一个初中生，即使喝了希波克林泉水或得到了郭璞的五色笔，也不能将知识的触角探到古汉语的领域里呀！

她能在学历上欺骗他，能不能在其它方面也欺骗他？她真是因为逃婚流落异乡的？真是无路可走才投靠他的？

他每次来瑶瑶这儿寻欢前，都有一种抓心挠肝的恐惧感、失落感：瑶瑶卖了家具和电器逃跑了，留给他一把雄赳赳的锁头把着房门；或屋门没锁，屋内却只有她的“姨姥”在抹眼泪，“外甥女”逃跑了；或者，一辆警车停在胡同口，有许多看热闹的人；屋里有具尸体……

事实上，每次都证明他的忧虑是多余的，瑶瑶总是听见响声后，慢慢地从书本上抬起头，一张美丽的笑脸照耀着他，马上跳到他面前，将两只手准确地插进他的衣袋里……

美人掏走他的钱，他总有一种特别的心境：他是占有者，是强有力的人，他居高临下；同时，对方也是掠夺者，是驾驭者，有另一种他无法抗拒的力量。

趁瑶瑶没醒，他必须赶紧离开：昨天晚上她只弄去五百元，怎能满足她的欲望？她能找出许多理由从他身上掏钱，掏到只给他留下路费钱为止。他几次想试试，带上十万元，看她能不能找出借口全部掏去……

瑶瑶不住在他家附近，没人知道他金屋藏娇。这一点有利也有弊：他难以照顾她、监视她，无法防止她勾引别人，也无法防止这颗“定时炸弹”爆炸——一次偶然的户口复查或人口调查，好奇的收费者多扯几句闲话，“小脚侦缉队”成员“关心关心”群众，多事的长舌妇卖弄自己的舌头，等等，都可能揭开瑶瑶的秘密。到那时，就没人说在高级饭店讲的酒话了——“哪个富翁不养几个小姘？”“有关人员”将抓住他的丑闻或罪行不撒手，好好折腾折腾他，一直折腾到他们满意为止。

然而，把她放在哪儿不是定时炸弹呢？

他轻轻地走出房间，吐了一口长气。三月初的北方，清晨很冷。夜里下了一场小雪，路面白刷刷的，树上挂满雪花，各种建筑物戴上了白色的帽子。他踩的脚印，是第一排破坏这银白世界的足迹……沈瑶瑶的处女身子，真是他破坏的？他有些怀疑了，几首他偶然发现的自由诗，像一股妒忌的病毒浸入他的肌体，总觉得对方欺骗了他，而他却自鸣得意……

走出胡同口，他发现路上的脚印多了，可能也是赶早车的人踩的。现在，人们不大敢乘坐方便的公共汽车了，车匪路霸的劣迹驱散了人们的安全感。突然，他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抬头一看，两把明晃晃的匕首，已一左一右逼住他的两肋。

附近没有其他人。这是一段长一百多米的林荫路，过去经常有老年人到这儿练气功，打太极拳，做健身操，蹦蹦跳跳地拉花架儿。自从修了区中心花园后，这里早上已很少有人光顾了。即使有人，也难遇到不怕流血丧命的好汉，敢于前来援救他。

两个歹徒都二十多岁。一个身高体壮，留着乱蓬蓬的鸡窝头，满脸横肉，大鼻子，短嘴唇，一对公猪眼，样子笨拙而凶蛮，粗鲁又残忍。另一个身材瘦小，前鸡胸后罗锅儿，头发很长，能梳成小辫儿，脸庞不匀称，但眼睛又黑又精神，嘴和鼻子也挺漂亮。他的额角有一块伤疤，不用说，肯定不是自己磕的……大个子上穿蓝色青年装，紧裹在身上；下穿紧身牛仔裤，裤脚已经损茬。小个子上穿过大的黑色西装，围着绿围脖儿；下身是大裤裆老板裤，裤脚卷了几圈儿，仍然覆盖脚面。达福浩想，这些衣服都是抢来的？他们也要剥光他的衣服？想着，他打个冷战，头脑中马上浮起更为可怕的预感：一出胡同口就遭劫，他们是不是早把他定为猎物了？

他高中毕业前遭车祸，左腿骨折。肇事单位是民政部门，是福星爷爷。借民政部门的优势和撒泼放赖，他成了修鞋单千户，在大锅饭的缝隙中，捞了一把把的大票子。这些钱成了他办企业的原始资本。他有钱，但没仇人，税务局总不至于因为他偷税而派

人抢他吧？如果有人雇佣这两个歹徒绑架他呢？

寒气沿着双腿往上升。看来，劫难是无法避免了。在危急关头，恐惧毫无用途，要想办法，扭转不利局面。他装出一副友好的样子，温和地笑着，声音也亲切而流畅，像不是面对两个行凶的歹徒，而是邀请朋友去喝酒：“哥儿们，初次相遇，咱们有缘分。是不是手头紧了？”

“对，没钱花了！”大个子凶狠地说，匕首在手上翻个跟头。

“说句良心话吧，哥儿们，”他拍拍胸脯，“真对不起，我身上只带二十多块钱……”

他点头哈腰，面带苦笑，他的语气和表情可以这样解释：我真可恨哪！怎么没想到哥儿们来劫道，预备几千块钱呢！

他有一张生动而善于变化的脸，像他善于变化的思维一样。他四十多岁了，外表只像三十三四岁。宽阔白皙的前额鲜润发亮，正中有两条纵向的皱纹。人们说他长了个数学脑袋，像计算机一样，一旦输入市场信息，马上就算出票子来。他的眼睛很大，机灵而又活泼，神色多变：有时燃起想象的快乐火花，这是他在姘头面前经常流露的，这时他就显得年轻，带一点稚气；有时眼光迟钝，眼神疲倦而又苦闷，这种神色只有他一个人时才出现，也只有这时，才泄露出他的真实年龄，看出他的成熟与老练。他的眼角和嘴角已聚拢了几束浅细的皱纹，这是时间留下的痕迹，能把寿星变成娃娃的仙丸、宝丹或化妆品，也无法掩饰或驱除。他的头发很黑，不很长，介于年轻画家和老年农民之间。胡子是昨天刮的，在青溜溜的下巴上已钻出一些密密麻麻的黑点。他的嘴唇很美，薄薄的，鲜艳红润，在它令人难以捉摸的翕动中，便会出现真笑、假笑和难以分辨的笑容来，使人无法捕捉他的思绪。

虽然他用一副虔诚的表情证明他说了实话，但歹徒们不相信，大个子鼓了鼓公猪眼，喝道：“走，那边去！”

大个子指的“那边”，是些残垣断壁。有个单位要搞基建，已把原来的住房扒掉了。

同歹徒争执是没用的，他只好听从二人的摆布，向瓦砾堆走去。

至此，他还无法确定二人是抢劫还是绑架。他不怕抢劫，兜里原有两千五百多元钱，给沈瑶瑶五百元，还有两千元藏在衬裤的夹缝中，外衣兜里只有二十几块钱。他的背兜里有几件给女儿买的小衣服，此外就是化妆品。同他睡觉的女人，自然是为了得到他的钱，但女人在为钱财而满足他的欲望时，也绝不放弃自己的享受。为了使床上的生活更和谐，为了避免酒精、卷烟的异味引起姘头们的不悦，他使用化妆品的强烈香味去占领空间，保持浓云密雨，轻风摇曳时芳泽四溢，兰香满室，使作爱在爱作的环境下进行。

如果是绑架，谁能救他？如何同保镖取得联系？谁是绑架案的策划者？瑶瑶？怎么不可能是她？她那么神秘，就是为了这一天才隐瞒她的真实身份吧？

“站下！”他正胡思乱想时，已来到一堵残壁后，大个子下令。

他站下了，将背兜放在雪地上后，偷偷地瞥了大个子一眼，耷拉下眼皮，规规矩矩地垂下双手。

“把刀子给我，你搜他的腰。”大个子向同伙说，又转向达福浩：“老老实实的没毛病，懂不？”

“我懂，我懂。咱哥儿们没说的……”

小个子仔细地搜了一遍，只搜出二十多块钱来，气得龇牙咧嘴，赌气撸下他的手表。

“看看背兜。”大个子脸色青紫，连冷带气，两把匕首直戳。

背兜里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。小个子大怒，操起一瓶洗发精，向断墙上砸去。边砸边骂：

“妈的，碰到个穷鬼！”

达福浩暗舒一口气：是抢劫，不是绑架。

大个子不死心：“搜搜他里面的衣服。”

糟了！他们发现衬裤内的两千元之后，不仅要抢走，还会因

为他不实话而从严惩处他。

小个子的手伸进了衬裤夹缝，达福浩战抖起来。大个子以为他要反抗，眼中闪出警觉而凶残的寒光，抖了抖匕首，直逼他的胸口，喝问：“活腻了？”

“不，我……”他支吾着，“不是纯心……”

小个子已从裤兜内抽出手。达福浩闭上了眼睛，他在想对策，如何应付歹徒们的惩罚。

“妈的，你揣这些纸干啥？”

听见小个子的骂声，他才睁开眼睛。见小个子手中攥着一摞纸，其尺寸与百元券的大小差不多。唔，瑶瑶干的！瑶瑶扫荡了他，换上一摞纸！怪不得她睡得那么香甜！想到这儿，他的恐惧感尽消，兴奋了，眼睛里重又燃起快乐的火花，甚至闪烁出幸灾乐祸的异采来：瑶瑶偷了他，也救了他；耍了歹徒，证明他没说谎话……

大个子看过纸片，一副不解的神色望着他。他那计算机一样的大脑，马上筛选出对他最有利的程序：“我剪了纸型，可我不敢说……”

“说！”大个子的匕首逼近他。

“想让造假币的朋友看看，规格是否合适。”

“假币？”大个子的心被这两个字勾住了，眼中露出贪婪的兴奋之色，涎水已流出来，与清鼻涕混在一起，“谁造假币？”

他神秘地笑了：“哥儿们，造假币是砍头的罪，咱们交情不深，我哪能说呢？”

大个子的眼神游移不定，他皱着眉头在作出抉择：向对方陪礼，以便加入对方的造假币组织，还是将抢劫进行下去：对方的裘衣、金表和皮鞋，怕是值上万元吧？

他终于问：“我们能入伙吗？”

对方已抓住了不存在的钓饵。他掏出烟卷，递给大个子一支，并给对方点上，自己也叼上一支，喷了一口烟雾，慢条斯理地说：



“哥儿们，你说话外行啊！这种砍头的营生，能随便往圈里拉人？你们纯心干，就把你们的姓名和地址告诉我……”

小个子嚷起来：“胡扯！告诉你我们是谁，你不带着警察来抓我们？大哥，给这小子放血！”

“小兄弟，”达福浩向小个子笑笑，“看样子你是个新手，不懂门里的事。我报告警察，能把你们俩咋样？拘留几周，关个一年半载的，你们出来不找我算帐？”

大个子点点头，又看看达福浩的身份证。

“我介绍你们入伙，头儿要派人对你们暗中进行调查和考验。合格了，才能收你们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明白人好办事。”大个子说着，把身份证还给他。小个子无奈，也把手表和钱递给他。

达福浩装好身份证，戴上表，背起背兜，神秘地说：“哥儿们，造假币的事可千万别泄露啊！一旦……不等警察抓人，头儿就向咱哥儿们开刀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警察和你的头儿……”

“对，兄弟太聪明了。”

大个子那副凶恶的脸已完全变了样子，横肉已哆哆嗦嗦地耷拉下来，露出一排大马牙：“老兄，看你这身穿戴，也是有钱的人，你的命比我们值钱，对不？”

“说这话哥儿们就见外了。大哥知道好歹，做事不会不想后路的……”

“好吧，是不是朋友将来就知道了。我叫姜生，住柳条港12号；他叫石全，找到我就找到他了。”

达福浩把二十几块钱又塞给大个子：“哥儿们，挨一早上冻了，不易，到饭店喝两杯暖和一下，咱们后会有期……”

二人拿着钱向街中心跑去。

他是受害者，反倒送给人家钱，安慰人家，因为人家“挨一早上冻了，不易”。

对方把姓名住址告诉他了，不怕他报告警察，因为对方知道他的命值钱，怕算后帐。

一些长官丢了钱不敢报案，因为钱不是从光明正大的渠道来的……

一些执法者不敢以法惩治违法者，怕权大的人摘掉他们的乌纱翅，怕不要命的歹徒给他们放血……

利己主义使人的生活同动物一样无法辨别是非。它是阿克琉斯的脚踵，吕洞宾的腋窝，铁罗汉的肚脐眼儿，歹徒正是抓住了有权有钱者的薄弱部位进攻的……

他返回沈瑶瑶处，同瑶瑶纠缠两个多小时，十点来钟才回到三合镇的家。

院门锁着，妻子不在家。妻子去哪儿了？一想起丑妻，他的步履又变得艰难了。

他读中学时，班里有同他关系最好的学生，名叫刘朝宝，绰号三脚猫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三脚猫倒腾化肥在销地被扣，是达福浩找当时的造反派头头李良，开出几级“指挥部”的介绍信，把化肥要出来的，三脚猫对他十分感激。改革开放后，三脚猫审时度势，劝说达福浩放弃修鞋的营生，从新市区搬到三合镇，利用三合镇土特产丰富，交通也方便的地理条件，干一番大事业。三脚猫的话正合他的心意，他当机立断，卖了城里的房子，在三合镇安营扎寨。

在距三合镇十几里路的苇塘中，有个蝌蚪岛，因其形状像蝌蚪而起名。“蝌蚪”的“尾巴”与陆地连接，这个岛其实是半岛。岛的周围是明水湖泊和苇塘，原是三合生产队的芦苇区。生产队解散后，没人正式管理这个岛了。他打点打点当地的大小官员，办了一份蝌蚪岛使用权的证明。之后在岛上大兴土木，盖了住房和畜舍，珍稀动物饲养场从此诞生了。

他们全家只有父子两个人。父亲要在岛上看摊儿，他要跑业务，还要照看三合镇的家，一个身子掰八半儿，也招架不过来。

他想到了三脚猫。三脚猫当时也有几千元资金，正在倒腾奶牛。一次口蹄疫流行，他的三头奶牛全死于瘟疫，重又沦为穷光蛋。达福浩找到他头上，三脚猫无奈，只好给他当帮工。达福浩给他三百元的月薪，这在当时已是相当高的工资了。

有三脚猫帮忙，达福浩减轻了负担。但摊子越铺越大，他仍然难以支撑。三脚猫为他分忧，想到了街邻李梦华。

李梦华当时十八岁，比达福浩正好小一半儿。吃大锅饭的年月，她和一个二百五的糊涂爹，一个二层眼的瞎妈，一个半朝歪驾的哥哥，在贫困线上挣扎。二层眼是全家的掌舵人，随三脚猫一起来到达家相姑爷。进屋一看，她朦朦胧胧地觉得达家的屋里全是摆设，乐得差点儿半身不遂；又听达家亲口允诺给她一千元彩礼，她当下痛痛快快地应允了婚事。

李梦华却不同意。她噘着嘴，抹着眼泪说：“妈，姓达的三十多了，你还说他二十来岁？你给我找个爹，又是瘸子，心里就好受？”

二层眼想的是那一千元大票子，大票子就是她的儿媳妇，凭啥不好受？于是瞪着爬满红丝的二层眼，批评女儿了：“你的脑筋真差劲！没听收音机里说，大学毕业的姑娘嫁给了残疾人？咋样，让国家好顿表扬呢！”

“人家是为国家立功的残疾人，姓达的呢？就是会搞歪歪道儿，能搂几个钱呗！”

二层眼没理，于是边拍大腿边抓心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上自己的身世了。

原来，她的父亲是个不务正业的酒鬼，同媒人一起见李梦华的爷爷时，李梦华的父亲半瓶醋跑进来，让门槛绊个跟头，他当下放赖，趴在地上不起来了。媒人怕露馅儿，赶紧过来扶起他，向酒鬼夸奖说：“嘿，姑爷真孝心哪，给岳父磕头了！”酒鬼让白酒烧得睁不开眼睛，心中却很乐：三间房子两垧地，房前屋后大园子，姑爷进屋就磕头，通情达理的好女婿。亲事成了，二层眼嫁